

乌龙江中觅好食

刘长锋

【诗歌】

银杏叶

俞云杰

银杏就用这样一种颜色
便把深秋渲染到了初冬
断了线的黄叶
随风翩跹而下,簌簌作响
如画家笔下彩墨泼洒的图片
又如巨幅金色厚毯
被一种光芒笼罩
让人情不自禁地扑向她的怀抱

银杏挺拔的风骨里藏着几分妖娆
重新澎湃起磅礴的激情
没有银杏,
秋冬两季是不完美的
黄金叶得意地抖了抖身子
一不小心,抖落了自己
在相拥中片片重叠
正如唐诗里的平平仄仄

我弯下腰,拾起一枚落黄叶
举过头顶端详,像一尊立地的佛
满地汲足阳光
装点山水,圆满着四季轮回的故事
一半是野趣,一半是画意
徜徉之间
有衣袂飘逸在一侧

我的“疯”外婆

陈月映

黄昏,她的鸡鸭还散落四处,她没有去找。她也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养了多少只鸡鸭,一天要捡多少枚蛋,这些蛋又要给谁送去。总之,她的脑袋一片浆糊。

这天,久未露面的儿子(已有七十多岁)来看她,他探头往屋子里找母亲,只见她正慌忙地揭缸掀被,呼唤她儿子的名字,叫他吃饭。然后,她一直从屋里找到院落,直到视线落到儿子身上,一脸的局促不安。“你是谁?”“我是你儿子。”“儿子?哦,快去找你爹吃饭……我找了他一下午了。”儿子哑然半晌,“娘,爹过世七八年了,走了。”“走了,不可能,我怎么成一个人了?”呆愣了一会,她眼神开始迷离,眼泪汹涌而出,孩子般嚎啕大哭:“不会,绝对不会!我怎么成一个人了?”她一边抽泣,一边念了一大串名字,共有六个,全是她儿女的名字,嘴里絮絮叨叨,重复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是谁生的?”儿子说:“当然是您生的,您膝下开枝散叶60多人了!”她听了哭得更惨了,开始捶胸顿足:“我有这么多儿女,还有孙子、孙媳妇、外甥女,他们都去哪儿了?我怎么变成一个人了?一个人啦!”一声声质问,哀怨写满脸上。

“他们都很忙,没空陪你,您不是一直都一个人这么过的……”儿子说得轻描淡写。她听了老泪纵横,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不一会儿她那刻满层层叠叠皱纹的脸颊涨起来,突出的泪囊仿佛蓄积了一辈子的泪水。过了一会,混浊的眼球又突然亮闪了一下,哭声小些,又问:“那我谁生的?”“你是你妈生的。”她沉默了一会,没再追问她娘是谁。

她娘早年守寡,生活艰辛,在她十六岁时就把她嫁到外乡一个陌生男人家。这个男人性情孤僻,对她从没有过好脸色,有时甚至还动手打她,而她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一生勤俭持家,辛勤劳动,80岁时还在赶小海,肩挑重担少有怨愤。善良朴实、勤劳少言的她,把一生的委屈植入劳作中,一刻不曾停歇。

她膝下有儿女六人,子孙成群。她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攒下的钱缝进枕头,说是要给儿孙留“身后钱”。她饲养成群鸡鸭,春天送一只,夏天煲一锅,一篮一篮的鸡蛋送给儿孙们,乐此不疲,总是那么慈祥可亲。每回儿孙们来,她总是笑眯眯地说:“煮花羹给你吃,家养母鸡生的。”白云苍狗,岁月如梭。在她那个曾经爱憎参半的男人撒手人寰后,她曾经热闹一时的院落逐渐冷清,从无数个清冷的夜晚,到无数个日落黄昏,有时候只能听见院子里老母鸡的“咯咯”声,而她大多数时候都是呆坐在竹椅上,直勾勾地看着她的鸡鸭们,口中喃喃自语。

有一天,来探望她的儿子突然发现,母亲居然认不出自己了,这个“爆炸性新闻”立即传给了她的儿孙们。不一会儿,她的六个儿女接踵而至,一个接一个地问:“妈,还认得我吗?”紧接着,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的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走马灯似的,提着牛奶、蛋糕,喊着“外婆、奶奶,我是……”而她傻傻地笑着,眼神迷离,思维错乱,一会儿认得人,一会儿又认不得,甚至把儿子认成了自己早已死去的男人。

后来,她“疯”了——常常一会儿失声哭嚎,一会儿又似乎回忆起什么欣慰的往事,一个人傻傻地笑着。据说有一次,她独自徒步走了40里路,去文岭找她的亲娘,当别人告诉她她娘已经过世15年了,她又撕心裂肺地一路哭着走回来,鞋子都走丢了一只。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外婆,她得的是帕金森老年痴呆症。

又是一年没回老家了,我的“疯”外婆啊,您是否还能叫出我的名字?爷爷故事里的蜘蛛先生,还在看家护院吗?那些欢快叫唤着满院子跑的鸡鸭,该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了吧?

【那年那事】

【书林漫步】

雅称“田黄蚬”,蚬肉玲珑丰满,肥厚鲜美,堪称江中珍品。

黄蚬烹饪有清煮、杂炒、炆拌、咸泡、蚬羹、烧烤等十来种作法。最常见的,将洗净的蚬子在锅里煮开嘴,滴匀麻油,虾油,拌和蒜头葱末,成了香气四溢的佳肴。最有滋味的,用“白生蚬”清水加虾油,煮成乳白色的蚬露汤,热腾腾香气扑鼻而入,饱满的肉汁尝之简直连舌都吞进喉中。最特别的食法是成盐蚬,别有一番味道,还远销日本等地。最新的食法是炭火烧烤,当黄蚬被烤开了壳,用筷子夹起热乎乎蚬肉,往调好的佐料中一蘸,放在舌尖,回味无穷,比吃了燕窝鱼翅还满足。黄蚬性寒,能滋阴益肝,还可入药用来治黄疸肝炎,要选大“蚬蚬”,与老酒一起熬煎出蚬汤,常服用可治本。

冬时还有一道由蚬蚬制成的特殊。“十月冬”是蚬蚬长膏时节,此时的蚬蚬体内脂肪量最高,也最肥,制成蚬蚬酥、蚬蚬酱味最美。据说民国时,因反对内战被罢官闲居福州的海军部长陈绍宽,喜欢钓蚬蚬,并亲自自制“蚬蚬酥”。一日来了萨镇冰、李士甲、海军界元老,便请他们吃饭。萨镇冰说:“刚才多吃了荔枝,肚子还胀着,饭就免了。”陈绍宽却乐了,说:“我适有新制的蚬蚬酥,专解肚子胀呢。”萨镇冰只好留下吃饭。谁知这一吃,吃得唾沫横流,喉甘齿香,觉得肚子清爽多了,惊奇地喊道:“灵丹,灵丹!”陈绍宽笑着说:“那送你一盆吧。”萨镇冰也就笑纳了。这个佳话传开后,“蚬蚬酥”更是声名鹊起。

【知盘中餐】

贴沙鱼可肥呢,肉嫩鲜白,烹饪之,令人口涎欲滴。贴沙鱼有油炸、焗、老酒清蒸和红烧糟味等烹饪方法,烹出来的鱼肉嫩酥软,润舌可口,远远闻之口水欲滴。

（四）

冬天蚬子最多最肥。“人穿破棉袄,食蚬正正好”。过去闹饥荒,岛民以食蚬度荒,口福不减。龙祥岛水流平缓,水质纯净,流沙松软,生成的黄蚬淡剔透,纹路细腻,珍珠层玉白色,呈瓷状光泽,美若寿山田黄石,



李季春/图

就是说流蚬这种习性。有一首叫《竹枝词》古诗,正是描写“流蚬北”丰收的写照:“夏云积雨暮天云,落网安兜趁晚风。晨起街争利市,满城挑担卖虫。”

流蚬作为一道江中传统佳肴由来已久。岛上有十来家海鲜店,都把流蚬当作“重头货”招徕食客,他们根据食客要求烹饪。最可口的是油煎,最营养的是清蒸,还有蛋炒、蛋蒸、纯酒炖、煮粉等做法。

（三）

秋天来了,生态至纯,“鱼”犹未尽。“七月江,吃不完”,江上好食不断。“七月呆,八月田”名驰江岛。呆鱼到了七月油脂多,肥溜溜的,肉质紧实,用酱油与老酒同炖“呆鱼”,口感嫩且香美。“八月田”,肥得流油,鱼肉充满弹性,比“呆鱼”更嫩,可以清蒸,酱油加炖,还可以制作滑鱼汤。但是,“白露秋分过,贝壳都转磨”,这时开始冷了,贝壳类的水珍逐渐回到巢穴里;“白露鳗,不再来”,类似鱼类捕捞量也逐步减少了。

“秋天贴沙胜河鲈”。在岛上,秋天压轴河鲜算“贴沙鱼”,

仇、家国往事。从明代,到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或是曾经生活在陈家厝里,或是与陈家厝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如黄厝的人,陈家的亲戚,村里和乡镇干部等。改革开放以后,陈家陆续搬出。

作者对每个人都费了一定的笔墨,这不可避免使得小说主人公定位有些模糊,很难确定谁是主人公。陈春旺是吗?陈嘉树是吗?林定军是吗?不能算是,他们只是关键人物,在小说中起到主线串联和推动情节发展作用。春旺作为陈家厝最年长的老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牵头要破败的陈嘉树重修起来,不然家族史即将随着建筑物的坍塌而不复存在。他是陈家厝的精神领袖,而嘉树是陈家厝修复的物质保障。他是有钱的房地产企业家,没有他的资助无法达成这个愿望。林定军作为镇长,后来成为镇党委书记,是来指导工作的。这几个人物对于小说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本身的人物形象并不是独立完整、充分丰满的。而其他人物更是时隐时现,只在某个阶段出现。

所以,我认为,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并非一两位人物,而是陈家厝这所建筑所承载的众多人物,这是一部群像性小说。这些人物是曾经和正在闪烁在老厝的点点光芒,有先祖的星光,有老辈的火光,也有今天的灯光,比如乡村振兴政策。在历史的长河里,虽然不是很耀眼夺目,只能算是点点的光亮,甚至有些模糊,但凝聚在这所普通老厝的这些普通人,就是真实的生活本身。他们照亮一厝一村一隅,也是照亮中国大地的一个角落,历史的一个片段。

陈家厝并不是很显眼的老厝,无论是其建筑形制还是承载的历史,在福建,在福州都算不上很突出特别。最风光的时候,恐怕就是崇祯年间,厝里五个童生同榜题名,考中秀才,而让陈家名噪一时。此后便是陈家厝的衰落史。在小说一开局,就是福州沦陷期间,“三年时间连续抬出三副棺材”,死的都是顶梁柱的男儿,且事前毫无征兆。这种诅咒般的衰亡之感,就一直笼罩在这座老厝。直到小说快结束,陈家厝新修在望,一场风雨,坍塌的横梁竟把一直苦心推动修厝的春旺老人给砸死了。小说结束在一种带有喜悦感的哀乐之中。这种结尾倒有一些意味。

愈夜愈福州

梅春

福州的夜,如流动的画卷,充满诗情画意。每当夜幕低垂,灯光熠熠生辉,犹如繁星点点,照亮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行走在夜色中,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美得让人心醉。

无论是漫步在街头巷尾,还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夜色中的福州,有着独特的气息和声音,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和舒适。在这美丽的夜色中,人们不禁沉醉其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暖和美好。

灯光下的福州,人声鼎沸,车流如织,仿佛赋予了这座城市崭新的生命。每个行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他们或步履匆忙,或悠闲漫步,或辛勤工作,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魅力。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定和期待,这是对未来的执着和信念。

那些悠闲的游客,带着家人和朋友,享受着这座城市的美丽。他们的笑声和愉悦传递开来,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欢乐的色彩。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这是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欣赏。

那些晚归的夜班工人,他们在夜色中辛勤工作,为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和进步。他们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坚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满足,这是他们对工作的执着和热爱。

华灯初上,福州的街头巷尾,热闹非凡。灯光下的小吃摊,热气腾腾的食物,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咖啡馆里的年轻人,低头看着手机,憧憬着未来。三坊七巷老街上的居民们,坐在路边的石凳上,闲聊家常,享受着生活的安逸。夜色中的福州,是如此的多元和包容,每个人都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和故事。

夜色中的福州,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个人都在上演着自己的戏码,体验着各自的人生。在这个舞台上,无论是小吃摊主、咖啡馆里的年轻人,还是老街上的居民,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福州的夜色,除了人的活动,还隐藏着各种奇妙的声音。微风轻拂,带着大自然的呼吸,吹动树叶,沙沙作响。那是大自然在低语,是寂静中的旋律。远方,蛙鸣和虫叫此起彼伏,宛如一支和谐交响乐。这些声音,仿佛是福州夜色的灵魂,它们交织在一起,在诉说着福州的魅力与活力。

在这样的夜晚,我们仿佛能听到福州的心跳,感受到她的气息。这就是福州的夜色,它的美,它的魅力,都在这些声音中得以体现。让我们沉浸其中,感受这座城市生命与活力。

福州的夜,也是花儿盛开的季节。公园里,街道旁,各种花儿在夜色中争相绽放。它们的芬芳,像是为这座城市唱着夜的赞歌,让人心旷神怡。它提醒我们,这座城市是活的,是律动的,是充满力量的。它带我们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体验它的节奏与韵律。

福州的夜,描绘着生活的繁华与宁静。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无数的梦想在夜色中闪烁,像繁星照亮黑暗。人们都是这个偌大舞台上的角色,演绎着生活的喜怒哀乐,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人生图景。



万小英

老厝透出的那些「光点」

陈道忠长篇小说《陈家厝》读后感

《陈家厝》是以福州连江乡村的历史与现实为描述对象,乡村振兴题材小说,本土文化浓厚,让人很感亲切。有没有真实性,是衡量小说很大的一把尺子,尤其是这种现实题材小说。小说发生地马堡镇,应是连江马鼻镇与透堡镇的合体,陈道忠大半辈子就生活、工作在这里,所描写的内容非常具有可信度。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有50多位,形成了围绕陈家厝的纵深历史画卷。这些活生生的人将一座朽坏的冷冰冰的建筑物,还原为具有感情、富有生活意味与命运感的人生承载。古厝在八闽大地何其普遍,走过每一座这样的建筑物,都会令人不禁想象曾经发生在里面的人与事,但这往往只是路过者的一闪之念,真正能够用故事填满它空间的,让它活起来的,还是要靠作家。陈家厝在读者看来,仿佛就是路过所看到的一所老厝。

众多人物分散在各个时间段。陈家厝和乌山村,空间是固定的,是时间流逝带来了一代代的爱恨情

